

封面·话题

闫晗

我把我的新书《跟着名家学写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形容为金庸写过的一种武功——关于写作的“北冥神功”。“北冥神功”是《天龙八部》中大理国世子段誉学会的一种顶级武功,可以吸收别人的内力为自己所用。

“北冥神功”也可以是一种学习方法,教你养成一种自动积累素材的习惯,形成一种底层能力,写作文、演讲、发言、做自媒体等都可以用到,就像我们学习语言一样,是一种隐性的学习,是通过悄悄观察和练习,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的。

1

写作的“北冥神功”

我的主业是《青年文摘》杂志编辑,同时也是写作者,所以我知道写作新手的所有“痛点”。

写《跟着名家学写作》缘起于2020年,我受邀到北京八中教阅读写作的选修课,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几个月里,去图书馆把与写作相关的书几乎借遍了。我发现,有些来自西方的创意写作书,引用的事例都是西方文学作品,缺少特定的文化语境,读起来不太容易消化吸收,在教学中使用效果并不好。而国内的一些写作书,主要是一些名家相对宽泛的创作感想,或是纯粹的应试作文指导。

如何教别人写作?怎样才能写得更好?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这次我又增加了新问题:我要给学生们讲什么,才能足够有趣,能够让他们开阔视野、学会阅读与写作方法,对他们的人生一直有帮助?

《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说:“如果你想让人们造一艘船,不要雇人去收集木头,不要发号施令,也不要分配任务,而是去激发他们对海洋的渴望。”我决定从最好的文字——名家经典讲起,教学生鉴赏那些文字精妙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像作家一样思考,怎样写得像他们那么好。比如鲁迅写字字珠玑,非常精练,写故乡屋顶上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尽显萧瑟;沈从文的眼睛就像微型摄像机,嗅觉描写传神,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水味、有甲虫类气味……我把自己的阅读写作方法写进了一篇篇专栏中,将这些文章在结合上课讲义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于是就有了《跟着名家学写作》这本书。

2

如何跟着名家学写作

所谓“跟着名家学写作”,是指这本书涉及的名家有一百多位,包括曹雪芹、鲁迅、张爱玲、金庸、欧·亨利等,提到《西游记》《百年孤独》《边城》等多部名作名篇,既授人以鱼——有许多可以模仿的文本,也授人以渔——教你写作的思路和方法。

AI时代,信息的寻找非常便利,阅读和写作的方式需要有哪些改变?决定AI竞争力的三个因素是算法、算力、算据。打个比方,假设用人工智能来建造一座大楼,那么算力代表了工人,算法代表了建筑设计,算据代表了可用的砖头数量。如果要向ChatGPT学习写作,我们可以在算法、算力、算据上下功夫——当你拥有大量可用的素材、高超的遣词造句能力、合理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时,当然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

怎样写得比AI好?人与AI最大的不同在于情感。电影《心灵奇旅》里有一个场景,所有的灵魂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火花”,才能降生于世,成为一个人。“火花”是什么呢?或许是生命的意义,你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灵感和兴趣的触发。我们学习阅读和写作,最重要的是找到并收集那些属于自己的“火花”。这是个体的独特旅程,只能由自己来进行。

我觉得教写作的难点在于“激发”或者说“点燃”,如何让名家经典与新世代的孩子产生心灵的共鸣,点燃他们的热

书房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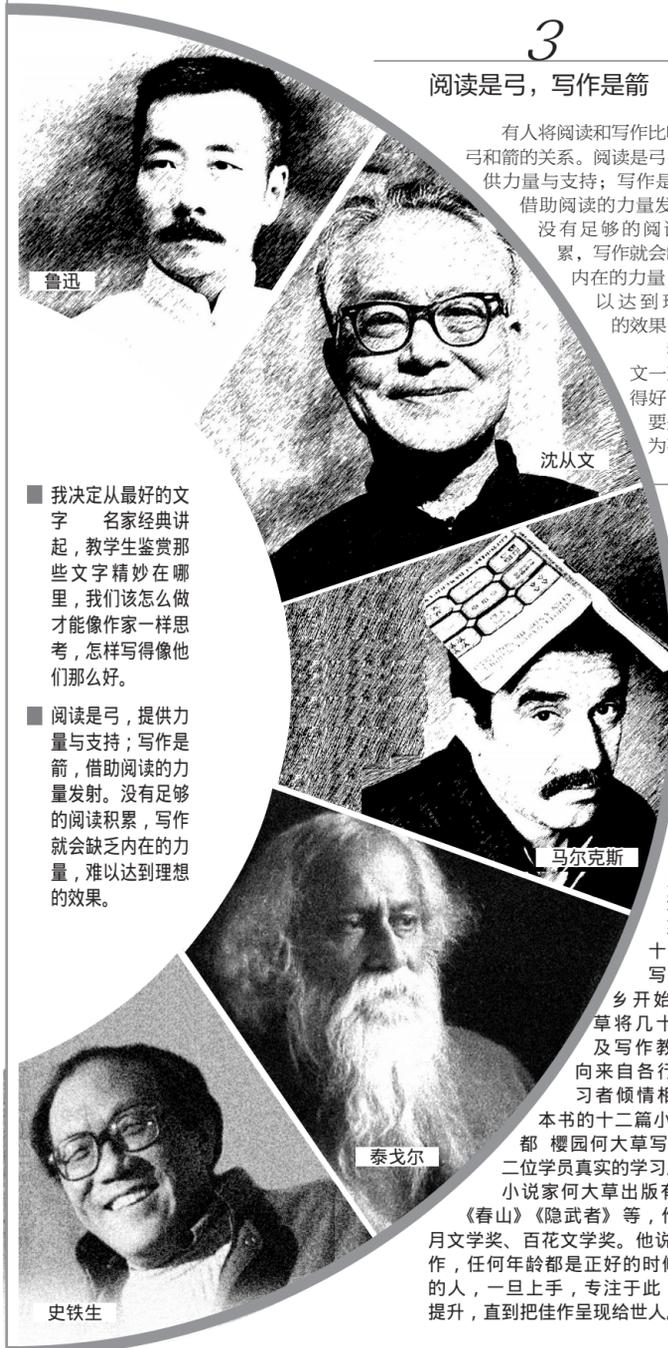
一间辽阔的书房

周春梅

说来可笑,要写“书房故事”,我却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像样的书房。

少年时,随打工的父母在一个小镇生活,连一个像样的家都没有,书房更是如童话里的水晶鞋般奢侈的梦。好在父亲在一所学校做临时工,学校图书馆随时对我开放,还允许我不受限制地借阅。于是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可以自由阅读的大大的“书房”。唐诗宋词、民间故事、中外小说……还记得一个个漫长的暑假,我趴在自己的小床上读啊读啊,沉浸在一个又一个白日梦里。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

跟着名家学写作



鲁迅

沈从文

马尔克斯

泰戈尔

史铁生

我决定从最好的文字——名家经典讲起,教学生鉴赏那些文字精妙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像作家一样思考,怎样写得像他们那么好。

阅读是弓,提供力量与支持;写作是箭,借助阅读的力量发射。没有足够的阅读积累,写作就会缺乏内在的力量,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情?课堂上,我讲《红楼梦》《百年孤独》,讲鲁迅、张爱玲、汪曾祺、史铁生,也会延伸开来,用当下的新闻事件、电影谈论叙事方法,更不吝分析青春与成长的情感体验……我的经验是,从经典和名家出发,但不拘泥于一个作家、一本书,可以贯穿生活感受、影视作品,以及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信息,打通壁垒,要有时代感和当下感。

有些学生不相信自己能写好作文,担心作文被嘲笑,或是觉得自己真实的感受不值得写。在我的课上,有许多次“点燃”的时刻。让学生表演名著人物台词片段,“虎妞”和“鲁提辖”演得活灵活现,孩子们眼中闪着光。自认为不擅长语文的学生也积极回答问题,一个木讷的男生,随口说出诗一样的句子“水的心跳停止了”。

作家也是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灵感的。刘震云喜欢在路边街头观察人来人往,留心行人的表情动作、说话语气。他小说中创造的那些人物都是活生生有鲜明特点的,非常接地气。余华看见一个人泪流满面地走在人群中,就产生了思考:他为什么那么悲痛?这个疑问促使他写出《许三观卖血记》。马伯庸去绍兴游玩看见八字桥,仔细观察、调研后,将其写进了《古董局中局》。

我们通过阅读,在世界这个巨大的信息库中,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知识的碎片,搭建属于自己的城堡。最终把所有的知识和体验通过思考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形成自己的认知,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3

阅读是弓,写作是箭

有人将阅读和写作比喻成弓和箭的关系。阅读是弓,提供力量与支持;写作是箭,借助阅读的力量发射。没有足够的阅读积累,写作就会缺乏内在的力量,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作文一直写得不好,主要是因为喜欢

阅读,广泛涉猎,然后自己慢慢摸索,不断从阅读中吸收和思考。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去进修学习,我把她的教材里的文学作品选都看了。在之后的岁月里,通过将阅读体验结合生活经历不断思考,慢慢就会写了,开始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文章。

我在上课时跟学生们交流喜欢读的书目,得到的答案总是治愈。比如,那个下课总拿同学拐杖装模的调皮男孩,读了五遍《朝花夕拾》,最喜欢《五猖会》;一个沉默的女生,二年级开始读鲁迅的《药》,读不懂,四年级继续阅读,一遍又一遍,她说像读经书一样参悟到了。我很开心她有属于自己的领悟,这是非常宝贵的。

读得越多,越会发现曲径通幽之处。我的书中有一些自己领悟总结出的“干货”。比如怎样写熟悉的人?你需要找到一个“把手”。朱自清写父亲,写的是《背影》,三毛写父母也写过一篇《背影》,背影这个角度,就是他们写父母之爱的“把手”。再比如怎样写一个人紧张?高尔基写母亲的紧张,用的是五感法:嘴里充满了干燥的苦涩。《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贾府打秋风的紧张,是通过动作来表现的:时不时要责怪外孙子板儿,打他几下。

同样是倾诉的主题,契诃夫、鲁迅写的故事各不相同。契诃夫的《苦恼》中,车夫约纳失去了儿子,没有人愿意听他诉说苦恼,只好跟马倾诉。鲁迅的《祝福》里,祥林嫂把痛苦向鲁镇的人说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得到的只有厌烦和嘲笑。这样对比来看,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作家的表达我们可以学习,但也要融入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读到汪曾祺散文里有一篇写鸡下蛋的文章特别精彩,可是听我奶奶讲鸡下蛋的故事细节更丰富,就向她提问关于鸡的各种问题,比如鸡的食物、生活习惯、下蛋的姿势、性格等。很多细节让我大吃一惊,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讲出来。所以,保持一颗好奇心,多问句,就能有新鲜的题材可写。

曾经听一位老师说,“在语文课堂里,应该有你受过的教育、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有你对语言文字的热爱,有你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与欣赏……”在我的这本《跟着名家学写作》里,相信你也可以找到这些,连同领略名著们最好的部分。

(作者系《青年文摘》彩版)副主编、专栏作家。本文图片选自《跟着名家学写作》及网络)

延伸阅读

《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
何大草 主编
何大草写作工坊的同学们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文系能培养出真正的作家?写作能教吗?许多人怀有这样的疑惑。在《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中,何大草将几十年来写作及写作教学的经验向来自各行各业的写作者倾情相授。构成本书的十二篇小说,正是成都 樱园何大草写作工坊 十位学员真实的学习成果。小说家何大草出版有长篇小说《春山》《隐武者》等,作品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他说:学习写作,任何年龄都是正好的时候。起步晚的人,一旦上手,专注于此,也能不断提升,直到把佳作呈现给世人。

写作工坊的同学们,既是跟随何大草老师学习写作的学员,也是默默生活着的普通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与文学和写作无关。他们都是30+的年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他们之中,有人做过律师、售票员,有人是医生、设计师、金融从业者,也有人全职妈妈、退休教师。他们在对社会的介入和认识中,切实地形成真实的自我,经历了真正的人生。他们相信:人生阅历,是写作者的第一素材。三十岁前后,是生命旅途中重要的节点,可能唤起内在力量的二次觉醒,而写作,是这个过程中一种自我发现甚至疗愈的路径。

在何大草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对经典作品进行精微阅读,并汲取自己的人生阅历,以童年故乡为主题进行创作,在一次次课堂的精心打磨中,呈现出十二篇鲜活质朴、情味满满的小说作品,恰到好处地安放身为成年人的过去与当下。(乐府)

么情绪上的波动,只是让自己再次沉浸在文字里,获得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幸福。但是我错了,看和听诉诸不同的感官,带来的感受也有奇妙的差异。有些文字在书中只有几页的篇幅,以我平时的阅读速度,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读完。听书则不同,一个陌生的朗读者,用几十分钟的时间,认真而动情地把这些文字一点点念给我听,让那些人物、那些感受,重新一点点地进入我的内心,我似乎也重回那漫长而专注的少年时的阅读时光,重回那个又一个白日梦。

放下书,到户外去走一走,纷繁的人事,流转的四季风景,更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有一次,我在家附近小公园的无人处躺下,看蓝天上云朵来来去去,觉得那真是最美的书页。而我身旁落叶正纷纷零落的这片小树林,如果有一只巨手将其拍平,就可以制成天空之书的一枚小巧而精致的书签。这样想着,整个天地都成了我的辽阔的书房。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著有《讲台上方的星空》等)

读思录

雅斯贝尔斯与孔子思想的跨文化链接

魏小琳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年—1969年),20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家。他在自己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教育主张,认为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完整的人意味着“完人”,即通过千百年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人文传统精神,培养人们完整的精神生活。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对全球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

20世纪上半叶,在经历了机器工业革命的近代进程、世界范围内频繁的战乱、传统价值信仰的缺失、技术的传入之后,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种精神上的困境,进入了一种“被抛弃”的状态。令雅斯贝尔斯感到不安的是人的“无根生存”,还有人的意识、人的行动和思想,即人的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雅斯贝尔斯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试图为人的自由发展找出突围的路径,逐步形成了存在主义的哲学体系,并以“生存、自由、超越”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精神等基本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雅斯贝尔斯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教育》中,以哲学的视角阐释了理想的教育,深刻表达了他对教育的独特理解。

关于教育的本质,他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教育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文化灌输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凸显人类精神的现代教育,需要一种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文化教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人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传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他提出“教育即生成”的理念,强调教育是引导“回头”即顿悟的艺术,是习惯的不断形成与不断更新,这一个人秉承自持的重要过程。

关于教育的目的,他主张培养“全人”。真正的人是实体、一般意识、精神和生存形式的组合,是所有方面完美发展的“全人”,教育不只是培养某一方面或者只具备某种技能、能力、意识的人,而是培养“整体”的人或“全人”。整全的人意味着“完人”,即通过千百年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人文传统精神,培养完整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使学生获得知识。而要培养“全人”,应该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注重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与发展。雅斯贝尔斯将古今今来的教育形式分为了三大类: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苏格拉底式教育。在他看来,经院式教育是“照本宣科”,学生鲜活的个性被泯灭,学到的知识也只是固定的;师徒式教育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具有个人色彩的传统,学生容易养成服从权威、不善于思考、不愿自己负责而只依附别人等不良习惯;而苏格拉底的“催产式”教育,教师和学生处于平等地位,师生通过自由讨论得出知识,从而唤醒学生的潜在动力、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雅斯贝尔斯主张教育应该着眼于个人自身的成长并关乎国家未来,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途。

关于教育的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精神命运必然决定教育的内涵”。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教育在单个个人的心中成为人类全体未来的希望,而全体人的发展又以单个个人教育发展为基点,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服务于精神生活的传承,这种生活在人们的行为举止中直接表现出来,然后成为它对存在的关注和国家的现实态度,并在掌握创造性的精神作品中得到高扬。”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教师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教育本质,全身心投入其中。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

雅斯贝尔斯在研究世界哲学史时,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孔子学说给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以极大启发。

晚年的雅斯贝尔斯开始了他的跨文化研究,并寻找到了通向孔子学说的道路。在《哲学和世界》(1958年)中他写道:“从1937年起,我对历史的兴趣有了很大的转变。通过阅读,我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哲学的范畴。在精神上,我很乐意提到中国,在那里能寻找到人类共同的起源,而与其他地方的暴力相对抗,我因此在对孔子哲学的钦佩中转入了对中国人文主义的关注。”他在《什么是教育》第十二章“教育与文化”中,论证“学习是德行的保存”“生活秩序的教育”“艺术教育”时,大量引用孔子的思想,复述《尧问》《子罕》《述而》《为政》《雍也》《子路》等篇章的内容。

通过对孔子译本的研究,雅斯贝尔斯认为能寻找到人类共同的起源。1949年他在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思想,他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轴心时代”的提出,第一次以崭新的视角向人们解释了人类共同的未来,使人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以及各种不同文化的价值,这对一直以欧洲中心论为主的哲学史学来说,是一个创新。

虽然雅斯贝尔斯生活在一个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但他与孔子的思想具有很多相似性、相通性、可比性,构成某种跨文化的链接。儒家思想所关注的是世间、孔子热爱世间的美、秩序、真诚以及幸福。雅斯贝尔斯在研究过孔子哲学之后,在给弟子的信中谈到了孔子,他写道:“孔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我并不是想捍卫他什么,因为由于大多数汉学家的缘故使他变得平庸乏味,实实在在他对我们来讲是取之不尽的。”在雅斯贝尔斯没有完成的哲学历史著作《大哲学家》(1957年)中,他将孔子、老子、佛和龙树菩萨与欧洲哲学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讨论,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无疑在“轴心时代”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极大的启发。

雅斯贝尔斯将东方与西方的哲学思想汇合到一起,不仅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符合人类本质的道路、为世界哲学开拓了广阔的地平线,也使他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欧洲哲学非同寻常的高度。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所说:“如果没有中国哲学参与的话,‘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会不会出现,都是值得考虑的。”同时,也正是借助于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的思想也变得更加鲜活。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